

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

绣鞋记

〔清〕乌有先生 订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/老根编. -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104-01181-1

. 中... . 老... 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清代
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9659 号

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

老根 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华龙印刷厂 印刷

300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本 353 印张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000 册

ISBN 7-104-01181-1/ I·479 定价: 1180.00 元

《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》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：老 根

编 委：(排名不分先后)

余春侠	陈志伟	李 发	胡玉华
孙成毅	王宁波	马晓飞	赵 慧
王一民	贾玉宝	杨 志	张林明
张 雷	王华玉	王 成	李 海
王 鹏	邓丽丽	王海波	张晓东
刘 晖	刘 明	孙 凯	牛 铭
张 军	胡 荣	欧阳丽	陈晓军
张 煜	李 东		

目 录

卷 一

- 第 一 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(1)
第 二 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 (6)
第 三 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 (12)
第 四 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 (20)

卷 二

- 第 五 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 (24)
第 六 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 (29)
第 七 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 (33)
第 八 回 谒岳翁欲盖前愆 (38)
第 九 回 黄显国求谋不遂 (42)
第 十 回 立奸谋荫芝抢割 (47)

卷 三

- 第 十 一 回 黄成通问因受辱 (49)
第 十 二 回 黄成通威逼戕身 (55)
第 十 三 回 金友谊代作呈词 (63)
第 十 四 回 黄叶氏扳辕赴控 (67)

第十五回 叶荫芝革职解审 (71)

卷 四

第十六回 除暴虐出示招告 (73)

第十七回 缔姻娅以绵世好 (78)

第十八回 张凤姐冤魂托梦 (83)

第十九回 问典刑法场祭奠 (88)

第二十回 森罗殿冥判阴魂 (91)

导 读

《绣鞋记全传》，书口题《警贵新书》，扉页署《叶户部全传》、《绣鞋记警贵新书》，共二十回。

这部书未署作者姓名，题乌有先生订，序文作者为子虚居士。“子虚”、“乌有”自汉赋以来是常用的名字，是虚构、不存在的意思。显然作者是隐去姓名，生平自然无从查考，但从题词、跋文和作品本身来看，作者可能是当地人，或者客居于广东的人，当不致大误。存本为清蝴蝶楼刻本，刊刻时间约在《警富新书》刻成之后（清嘉庆十一年，即1811年）。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蝴蝶楼刊本校点整理。

小说写莞邑进士户部主事叶荫芝（也隐之的谐音，非真实姓名），在母亲丧期归乡守孝，期满后仍逗留家乡，身贵心贪，凶暴残忍，谋夺资财，横行乡里，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故事。叶荫芝有妻有妾，又设计骗娶张凤姐，他与黄成通的叔父黄显国合谋，以逼黄成通还其已分居叔父债务为名，任意抢夺财物，并进行人身污辱，害死人命。此外，挖坟掘墓，威逼当时人以银赎回亲人骸骨，包庇恶霸，对抗官府种种恶迹甚多。作品暴露叶主事的恶行以警世人，作品结局不仅过多引录公文，而且又加一段阴司审断，以说明因果报应。从整个作品来看，对读者了解清代后期社会和公案小说的面貌有所助益。

绣鞋记全传序

余尝阅稽古今书史，评福人物奸强，其事则悲欢离合不一而足，其人则奸佞忠良不胜其数。每于无可如何丧心书理之处，未尝不为之掩尽而咨嗟，亦且不能不为之而忿激。如《绣鞋记》一书，彼叶荫芝者，身居科第，名列班曹，正宜套迹庙廊，何乃潜踪桑梓，日与狐群狗党，笑谈风月，辱玷闺门，谋夺资财，武断乡曲，名疆顿失，欲海难填，如奸拐张凤姐，威逼黄成通，此某事实属耻于人类，岂非衣冠中之禽兽乎？若而人者，不自珍重，罔顾廉耻，忍心书理，丧节忘身，此固不能不为之而咨嗟，亦且不能不为之而忿激也。严书数语弁其首焉，以为贪夫、色鬼知所警戒之尔。

南阳子虚居士题

题 词

不作迂儒捧喙谈，一编稗史纪隆贪，寒声传诵家家遍，
清磬 今播岭南。

绕愁何必按宫商，呕哑侏俚寄 扬，莫道是非谁管得，
吕邦任唱蔡中郎。

三代而还直味逃，敲夸月旦属吾曹，愁来因拍巴人板，
胜倩麻姑痒处搔。

乌纱红袖局翻新，禅榻盟欢里夙因，比似文君心更苦，
此如已有比肩人。

如悲如劝寓言多，孽海茫茫悔若何，为问断云零雨后，
哪堪一梦到南柯。

——罗浮山下烟露客题

湛湛苍穹詎可欺，到头夜恨悔来迟，是谁解作传奇手，
胜似拈毫写艳词。

天理昭然法已伸，旁观多少悟迷津，何妨再借莲花舌，
唤尽人间未醒人。

——痴 子戏题于云泉山舍

由来善恶报分明，争耐凡夫唤不醒，为问当昔叶主事，
如何乡曲乱纵横。

莫道孩童唱俚歌，癖耽酒色忤情魔，茫茫苦海无舟楫，
应事其间唤奈何。

——梅华道人题

跋

作书者何？原以武发善心，惩创迭志也。然必次世人世事，鉴鉴可据，方能警世。若如海市蜃楼，空中结构，此文人游戏笔。今则世人其事，老推患闷，使穷乡僻壤仰见国法森然，益位报施不爽，是其人世事，乌可不传。吁！芦海茫茫，贤奸莫辨，即以此书作迷津一宝筏可也。

沧浪隐士书

第 一 回

叙华筵共谈衷曲

诗曰：

堪叹世人不自知，欺人便是把天欺。
茫茫欲海终填满，事到其间悔恨迟。
丹风来仪宇宙春，中天景色四时新。
世间事业惟忠孝，臣报君恩子报亲。

这首诗乃前人所作，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：如居官，以尽忠报国；居家者，以尽孝事亲。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。人能全忠全孝，则知节义廉耻，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，宗族乡党揄扬德行，是以流芳百世；若不忠不孝，则丧节义廉耻，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，乡曲闾阎无不咬牙切齿，是以遗臭万年。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，并非一人之私议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有一土豪劣绅，姓叶名荫芝，系莞邑石井乡人，别号鹿莪，浑名皮象。自幼在家攻书，侥幸名登金榜，曾任户部主事，在京供职几年，因丁内艰，回家守孝。发妻张氏，早已镜破钗分，姬人伊氏，恃宠专房，再续何门，乃贡士南

宫之女。前生一女，许配白马烟同李鹤举之子。亲家来往十分情密。

一朝主事寿辰，家人打扫地方洁净，满堂佳客纷纷到贺。荫芝在家贪恋妻妾，兼之财路通神，久经服缺，不欲起复登朝。是日寿辰，大开筵席，觥筹交错，婪美杯倾，膳罢酒阑，宾朋散退。座中惟有武举邓清、同宗叶润泽。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，惯于巧言令色，左右逢迎。荫芝将各亲友送了，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，声称：“仁兄何必匆匆回府，权且屈驾寒庄，弟有言词奏告。”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宴，与二人畅饮谈心。正饮之间，家人报上：“亲家李老爷到来。”三人连忙起身，离席相迎。彼此说长话短，共叙寒温。礼毕，大众一齐入席。台中摆列海错山珍。酒过数巡，鹤举把杯，命仆满满斟上，双手捧定，叫句：“亲家，今日乃东华注算，南极增辉，弟叨姻末，理应到贺称觞，只因俗冗匆匆，以致迟迟到府，借花敬佛，聊表微款，但愿亲家大人从此加官进爵，财帛亨通，年年此日，岁岁今朝。”说罢，将酒敬上。荫芝双手捧接，只称：“亲家，小弟材同蒲柳，不过马齿频加，辱承宠锡吉语，实深惶愧既承台命，自当乐从。”将酒一饮而尽，命童满斟一盏回敬。邓清乘势连声称羨：“进士公果系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，近日天平旺相，厘戡兴隆，财帛丰盈，不下陶朱之富。”荫芝答曰：“小弟才微福薄，虚愿难偿，数载经营，目今依然故我。吾兄所云，实为铺张取笑。我想世间千好万好莫如钱好，自古道：一肥能遮百丑。但此物原非易得，纵然枉尺直寻，亦无妨碍。世上见利而思义者，能有几人哉！”叶润泽胁肩微笑，说道：“若要取财，须凭胆大，一不怕人言捐摘，二不怕神明鉴察，三

不怕官司告发，方能患得银钱到手。”邓清闻言，十分称妙：“润兄高见，果实不差。难怪人人请你做状。原来一肚尽系砒霜。但系求财须寻方向，不若我们同往城中找觅一向公所，大家朝夕聚首，彼此打算求谋，写出主事户部衔头，谁不称羨。就系大小衙门也亦无奈其何，况且更有一宗美事，城中有女如云，袅娜娉婷，风流称绝。或时倚门卖笑，甚属可人，引动多少官家子弟，倩人作线穿针，但得身边有些钱钞，何愁好月不得团圆。”这一番话说得荫芝心如火热，霎时就要动身举行。便向邓清说道：“此言果合我意，烦兄与我找所雅洁房间，以便在城居住。”邓清说：“谨遵台命。此事交于小弟担承。”言罢，一众告辞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邓清即往城中，便向水头陈宅赁了一所，名曰：评花阁，内中奇花茂胜，秀草清幽，家伙什物，一切齐备。邓清令仆打扫虔（干）洁，安排各事停当，便请主事乔迁。荫芝进到馆中，把目观瞧，心中十分喜悦，便道：“邓兄办事真乃妥当。”从此狐群狗党日相往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荫芝无事，想起老邓个篇言语，就欲出街闲游。小装打扮，脚下穿了一双方头行履，手上带了一个金镯。轻摇雅，做出官家模样，徐安、陈福跟随，就向西门而去。一路行来，只见游人成群结队，比户弦歌。多少油头粉面遮遮掩掩，卖弄风情。远望一道朱门排列高牌。执事徐安说道：“前边那所亭苑甚属华美，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飞觞，老爷何不步往赏玩一番。”荫芝说：“来意不诚，未便唐突。我们不若掉过隔边去罢。”二仆称是，随即步往松柏高街。正在徘徊四顾，忽闻香风扑鼻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门边有位佳人，露出足下二寸金莲，恍如潘妃再世，真乃俊俏销魂。头上螺髻

堆云，身中白衣铺雪，下边映出葱绿纱裤。貌赛娥，恰似对人暗传心事。荫芝看罢，暗暗叹道：“这个欢喜冤家，五百年前结下。”不觉遍体酸麻，恨不得向前偎傍。但恐被人耻笑，有失官方。权为忍耐。倚身靠住墙边，方寸自乱。此时欲行欲止，进退维艰。谁料惊觉这个女子，见其如醉如痴，忍不住笑，丢个俏眼，低声叫句：“嫂嫂，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，络绎不绝，你不若放下绣鞋，偷闲片刻工夫，出来则剧。”荫芝听见莺喉宛转，便更魄散魂飞。正在留连驻足观望，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，兰麝之香仍在，环佩之声渐远，望眼将穿，馋涎空咽，万种相思从此而起。几回搔首仰天长叹，心中暗想：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，淡妆素服，如此摄魄勾魂。站立一回，绝无声息。只得呼唤徐安、陈福转回旅邸。是晚愁肠百结，坐立不安。意欲归房就寝，争奈孤枕难眠。起来独步园亭，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，我想天上娥难比此娇美貌。随唤徐安来问：“今日经过高街，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，你可否知其来历？不妨底细说来。”徐安听罢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，匹配何家为媳，孀居已自三年了。他乃莞邑堪夸，绝色有名，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，无人不识。他兄名唤良雪，颇有膂力，惯娴弓马。长向花街柳巷，爱月贪风。老爷如果中意此女，不妨坦腹东床。”荫芝听见徐安言语，心内思量，不知此女意下若何？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。观其动静，也有求凰之意，必须寻觅一人穿针引线，方能撮合成就。主仆谈论多时，耳听樵楼四鼓。徐安请主歇息。荫芝暂回帐底安身。辗转牙床，不能成寐，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。情实堪怜，若得与她共枕同衾，就使一年半载，死亦无

憾。转眼鸡声报晓，曙色光窗，起来穿衣盥漱。徐安报道：“亲家老爷到来！”

第 二 回

宝莲庵请尼作合

诗曰：

意外姻缘不是真，无端邂逅两逢亲。

莫愁底事难成就，自有穿针引线人。

话说荫芝听得亲家来了，连忙迎入馆中。礼毕，分宾坐下，徐安就即进茶。鹤举微微含笑，叫声：“亲家，几日违教，为何愁容可掬？”荫芝答曰：“不错，弟是有宗心事，难向人言，叨在亲好，不妨与你细说。只因昨日散步闲游，打从松柏高街经过，忽遇门边站立一位如花美女，查问原由，知道她是张凤姐，有意兼葭相依玉树，未晓桃源何处问津，伏祈高明一为指示。”鹤举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我估亲家为着何来，谁知思念张凤姐。小弟颇知她的根底。先年嫁与汾溪何宅，不幸青年守寡，三载于斯，时常归来外室居住。她同宝莲庵内桀枝、亚左两尼交好，时常往来，不啻如糖似蜜。亲家为何忘却了么，不用求媒执斧，不用拉扯皮条，但得两个秃奴舌剑唇枪，自能携云握雨。亲家意下以为如何？”荫芝听得这番说话，喜上眉头。心中偷忖起来，亚左系我平日

交好，今将此事托其作合，恐他求更〔不便〕推却。主意已定，开口叫句：“亲家，多蒙赐我指南小妇，谨依渠训。正所谓：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古云：送佛送到西天。还请亲家与我同行前往宝莲，幸勿吝玉。”鹤举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荫芝连忙穿衣打扮，吩咐徐安看守馆中。于是两人摇摇摆摆出门而去。信步行来，顷刻之间便即到了。但见禅院深沉，寂无人声。二人步入庵内，看见苔痕绿净，满径红飘。转过东轩，适值桀枝课诵已完，经堂倦坐。见了叶、李两人，疾忙起身迎接，春风满面，笑说：“今日是何风吹贵人到此，禅室生辉。”问讯已毕，吩咐小尼敬奉茶汤：“请问二位光临，有何照顾？睽违雅范，结想殊深。”荫芝道：“握别以来，时萦五内，只缘俗冗纷纭，有疏奉候。目今寄寓水头陈宅，相去咫尺，可得时常亲近。今者到来，并无别意，有一机事相求，师傅若肯应承，方可说与你听。”桀枝道：“素女雅爱，报答无由，倘有万难之事，也亦尽力为之。伏望你令，明以教我。”荫芝道：“蒙你允肯周全，实乃心腹之人。不瞒你说，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，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，丰姿可爱，秀色可餐，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。左右思维，实乃无从入手，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，颇得同心合意，特此拜浼，为我传音。倘获玉成，断不有辜大德。”桀枝说：“我估所托何事，原来为看张凤姐。若托别的，我可担承，要我传书递柬，实难从命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，不管引线穿针。另请高明，恕吾方命。”荫芝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佛法无边，普度一切，有求必应，无不乐从，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。伏望大开方便之门，慈云荫护杨枝，甘露灌溉荒田。事

成之日，定然厚报深恩。”桀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得曲为承应。但我虽能作合，千祈勿要过后去人。”荫芝作揖称谢，叫声：“师傅，一切放心，此恩此德没齿难忘。”鹤举闻听，甚为喜悦，便道：“我所指引，可是真的？”荫芝答云：“高见不差。”议论之间，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，扳留叶、李两位在客堂酌酒。饮毕，告别回归。声言迟日再来补报。桀枝相送出门，一拱而别。二人各自归去，按下不表鹤举。

单说荫芝回窗，心中忽然想起：倪训导名新棠，与我颇称莫逆。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葶，不若祀他鼎力周全，从旁相助，俾得早为成就，以免担延时日也。次朝早起，峨冠束带。吩咐仆人打轿，前往倪府拜会。徐安先行投帖，陈福在后跟随。到了倪府门前驻轿。新棠忙便出迎，携手步进书房。二人施过了礼，分宾坐下。倪爷说道：“违教以来，实深企慕，迩闻乔迁贵寓，未得趋候起居，疏懒之罪，乞为原宥。”荫芝答道：“不敢，弟缘公私交迫，弗克时亲芝宇，近况如常，藉福托庇平善。日前蒙兄过信，尚未归赵，寸衷殊觉耿耿耳。”倪爷道：“区区之项，何足介怀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自古皆然，毋庸齿及。”家童讲茶，饮毕，叙谈悃悃。未几，叶爷意欲告辞，新棠挽留再四，吩咐摆筵款待，情义殷殷。荫芝心内不胜欢喜，暗暗称羨：倪公果实疏财仗义，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。酒过三巡，叶爷启口叫声：“贤弟，不瞒你说，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，倘蒙鼎力介绍，谅必有济。”倪爷说：“有何见教，请道其详。”荫芝便将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尽为剖白。新棠听了，微微含笑：“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。彼姝者子，果然生得美貌超群，但此女寡居三载，有意曲谱求凰，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！弟想弟与